

城南有座招隐山

文/王礼刚

重刊丹徒县志卷之七 名臣
易生十五 孝明 梁 官 给 事 黄 门 侍 郎 高 祖 使 说 梁
闾 中 梁 帅 威 率 京 京 附 除 建 安 太 守 留 裴 易 反 陈 寶 應
助 之 闾 守 半 並 受 其 署 置 乾 獨 不 屈 寶 應 平 世 祖 嘉
其 志 節 超 授 五 兵 尚 書 卒 諡 懿

唐
桓 彦 範 字 士 則 宏 文 衛 學 士 法 嗣 之 孫 少 府 丞 思 敏 之
子 以 門 蔭 調 石 塘 衛 遠 司 衛 主 簿 狄 仁 傑 見 而 器 之
尋 擢 監 察 御 史 累 遷 司 刑 少 卿 裴 易 之 昌 宗 見 太 后
廢 疾 引 用 裴 接 陰 為 備 許 州 人 楊 元 嗣 告 相 士 李 宏
泰 言 昌 宗 有 天 子 相 計 不 軌 御 史 中 丞 宋 瑋 請 窮 治

《光绪丹徒县志》
兽窟山记载
图：王礼刚 提供

招隐山，位于南山九华山东侧，海拔150米，原名兽窟山，因晋戴颙隐居此山，而改名招隐山、戴公山。山上有狮子窟（即招隐洞）、兽窟泉，山东麓为招隐寺。

招隐山

招隐山，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云：取名兽窟山，因为山巅有一洞狮子窟而名。取名招隐山，为晋隐士戴颙居此而名。志书记载，招隐山东曾经称兽窟山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后通称招隐山，兽窟山就叫狮子窟了。骆宾王《游寺》诗云：“共寻招隐寺，初识戴颙家。”张祜《题寺》亦云：“千年戴颙宅”，乃知招隐山始于戴颙。

招隐山，山上山下建有招隐寺、昭明太子读书台、狮子窟、玉蕊亭、昭明井、虎跑泉、鹿跑泉、珍珠泉、听鹧山房、增华阁、济祖殿、退居寮等建筑和古迹。山上山下还葬有宋秘书郎黄伯思墓、虞部丰有孚、驾部丰有章墓（古城中诸丰姓皆为其裔）、元都水监罗泌墓。以及近代文人丁靖、丁璠父子纪念碑。

招隐山，《光绪丹徒县志》记载在城南七里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住在珍珠水库脚下，成为招隐山的常



听鹧山房



虎跑泉



招隐寺山门

客。那时到招隐寺去玩感到特别神奇和神秘。沿着碎石铺筑的千古山道，不到跟前看不到山门，到了山门也看不到半山的招隐寺。整座山，境至幽绝，竹籁松风，特别的幽静，顿生古朴之感。读唐代刘乾的《招隐寺赋》：“其始穿竹田以行崎岖，诘曲十余里而后至。草木幽异，猿猴下来，空谷无人，水流花开。”描写了招隐山的山气森肃，静态与动态。

山门是一座石碑坊，上额“宋戴颙高隐处”，下额“招隐”二字。内联“读书人去留萧寺，招隐山空忆戴公”。外联“烟雨鹤林开画本，春咏鹧唱忆高踪”。戴颙，字仲若，他与他父亲戴逵，哥哥戴勃都是当时有名的隐士。山门，初建于明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，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再建，民国时期重修，1970年被毁，1981年重建。

泉水顺着山溪，伴着从寺院到山下的山径，曲曲折折，一层一层跌落流到山下。程兆熊《招隐寺》赞曰：“曲曲清溪路，潺潺出翠微。一声黄鸟寂，数片野花飞。殿古松杉合，山深笋蕨肥。戴公何处问，高咏对斜晖。”泉水把静态、清幽绝俗的招隐山变得异常生动。元微的诗句形容说：“山泉散漫绕阶流。”昭明答左思的《招隐诗》说：“何必丝与竹，山水有清音。”把招隐山形容得鲜活起来。

招隐寺

招隐寺，南朝宋景平元年（423），昙度禅师创寺于山巅，时戴颙隐居山中。梁晋安王纲《剝铭》又云：仲若始至京口，尝居竹林。其后，筑馆隐于此山。梁昭明太子尝读书于此。元俞用中《碑》曰：戴女舍宅为院，昭明石案犹存。

招隐寺隐蔽在招隐山中。《招隐寺赋》曰：“寺门东向，趾古构新。茅茨接于碧瓦，画墙见乎苔侵。”《至顺镇江志》记载：“禅隐寺，在招隐山，即宋戴颙居之地，梁昭明太子读书之所。”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：“兽窟山，一名招隐山，即隐士戴颙之所居也。”招隐山本名不叫招隐山，而是叫兽窟山，就是因为隐士戴颙居此间。戴颙百年后，他的女儿舍其居宅改建为寺，于是，此寺就名为招隐寺，山以寺名，山就名招隐山了。宋代金山寺高僧普慈住持该寺，又曾以其法号为寺名。明嘉靖年间移寺建山之东麓。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，为与

鹤林寺对称，改名鹿泉寺。招隐寺曾经建有大雄宝殿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雄宝殿尚在。大雄宝殿虽然没有现在金山的大雄宝殿高大，但是，由于是建筑在平台上，平台前面是垂直很深的陡壁，大雄宝殿就显得颇为宏伟壮观。

大雄宝殿内供奉着如来、罗汉和观音菩萨。大殿内还有一口高大的大钟。大殿内显得肃穆、庄严。对我们这些懵懂的少年来说，大雄宝殿和整个寺院就显得神秘了。大雄宝殿前面是青砖铺就宽阔的平台，有铁铸成的大香炉，旁边还有两棵石榴树和松柏。

大雄宝殿于清朝咸丰年间毁于太平天国战火，同治、光绪年间慧传和尚重建。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又重建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，因镇江专区电信局建设通信二站，就地取材，拆除大殿改盖了机房。现在，大雄宝殿原址是一片空地，可能还在等待招隐寺重建吧。

玉蕊花

玉蕊树、玉蕊亭，皆为招隐山古迹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记曰：山有玉蕊树。唐李德裕作记刻石。《全唐诗》李德裕《招隐山观玉蕊树戏书即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阁老》诗云：“玉蕊天中树，金闺昔共窥。落英闲舞雪，密叶午低帷。旧赏烟霄远，前欢岁月移。今来想颜色，还似忆琼枝。”内苑沈大夫阁前有此花：“每花落空中，回旋久之，方集庭砌。大夫草诏之暇，尝邀予同赏。”

《玉蕊辩证》跋云：“唐人甚重玉蕊，故唐昌观有之，集贤院有之，翰林院有之，皆非凡境也。往因亲旧自镇江招隐来，远致一本……花苞初甚微，经月渐大，暮春方出八须如冰丝，上缀金粟，花心复有碧筒，状类胆瓶，其中别抽一英，出众须上，散为十余蕊，犹刻玉然。玉蕊之名，乃在于此，群芳所未有也。”

玉蕊花、杜鹃花和玉兰花，都是生长在镇江的仙花。玉蕊花生长在招隐寺已经没有了。杜鹃花，讲的是鹤林寺那株是仙花，也没有了。唯有玉兰花，现在叫做宝华玉兰，濒临灭绝。陈景沂《群芳备祖》云：玉蕊“其白玉，其香殊，其高丈余，土人金言此花自唐迄今，天下只有此二株，亦犹琼花之于维扬。”在唐朝，招隐寺植有的二株极其名贵的玉蕊花，据传只有皇帝御花园中和翰林院中才有，每次开放如瑶林琼树，一般人不认识。传说招隐山玉蕊花，世所罕见，有侍花仙女为庆贺昭明太子编成《文选》而私开玉蕊花，触怒天庭，花被收归闾苑，人间不复有之。

《明一统志》记曰：花久不存，尚有玉蕊亭。玉蕊花作为

记忆了，玉蕊亭尚在。在增华阁东南面山上，即退居寮右山腰有一座六角亭，叫玉蕊亭，唐会昌年间李德裕捐建。亭旁原有一座玉蕊仙踪堂，久已废毁。玉蕊亭，1981年修缮亭顶，亭六角攒尖，彩楣飞檐，石柱镌联。

读书台

读书台，位于招隐山腹。始建于南朝梁普通元年（520），南朝著名文学家、梁武帝太子萧统曾读书其中。昭明太子，姓萧名统，字德施。昭明太子在招隐寺，招集文学名流，在增华阁编辑我国第一部韵文、散文合集《昭明文选》，对后代文学研究有着重大影响。清代诗人王士禛有一首咏昭明读书台的诗：“王孙读书处，焚字自萧森。无复维摩室，空余双树林。荒台梁碣尽，夕景楚江阴。古像悲犹在，风流不可寻。”昭明太子在招隐寺编撰《文选》，虽然已逾千载，但古迹石案犹在。

读书台原在山顶狮子窟前，后随寺移山腰今址。太平天国战争中损毁，清光绪年间重建，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重建。台中原有萧统用古石案一张，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遗失。现重新仿制，长1.61米，宽0.6米，厚0.1米，厚处镌“普通元年、岁在庚子”八字。

珍珠泉，又名真珠泉，位于招隐山北麓，传为昭明太子开凿。珍珠泉名来源于苏轼《同柳子玉游鹤林招隐归呈景纯》：“岩头匹练兼天净，泉底珍珠溅客忙”的诗句。珍珠泉稍一点的山坡上建有珠泉亭，又称及泉亭一座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镇江市政府在珠泉亭下筑堤，把珍珠泉所在山凹筑成珍珠水库。六十年代中后期，笔者失学，每年夏天都泡在珍珠水库游泳，发现珍珠泉泉眼就在珍珠水库最里面的水域，面积约有40-50平方米之广。泉水不停地在这片区域翻涌，在水面形成一个个直径约1米左右的伞盖，激动着每一位目击者。

招隐山，一个“隐”字，积累了千古以来留存的大量古迹和诗文。这里录两首诗以飨读者。一首是刘禹锡《招隐寺》诗：“隐士遗尘在，高僧舍舍开。地形临渚断，江势触山回。楚野花多思，南禽声例哀。殷勤最高顶，闲即望乡来。”另一首是曾巩的《招隐寺》诗：“一径入松下，两峰横马前。攀缘（援）绿萝磴，飞去苍崖巅。昔人此嘉遁，手弄朱丝弦。想当林间月，独写山中泉。此乐非外得，肯受世网牵。我亦本萧散，至此更怡然。偏怜最幽处，流水鸣溅溅。”两首诗不仅是对山、寺历史和景观的描述，也是一个情怀的抒发。